

36

雪山飞虹

萧逸作品集



I 712.45-54
2
=21

73025

36

雪山飞虹

萧逸作品集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191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96—112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山飞虹/(美)萧逸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7.8
(萧逸作品集)

ISBN 7-5057-1299-3

I. 雪… II. 萧…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N.I 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5738 号

责任编辑：韦尔立 沈庆均

书名	萧逸作品集·雪山飞虹
作者	◎萧逸 著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印刷三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 印张 393.6 千字
版次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1299-3/I·359
定价	25.50 元

萧逸作品集

- ① 饮马流花河
- ② 无忧公主
- ③ 马鸣风萧萧
- ④ 甘十九妹
- ⑤ 龙吟曲
- ⑥ 天龙地虎
- ⑦ 十锦图
- ⑧ 红灯盗
- ⑨ 血雨溅花红
- ⑩ 白如云
- ⑪ 风雨燕双飞
- ⑫ 七禽掌
- ⑬ 凝霜剑
- ⑭ 铁笔春秋
- ⑮ 雪落马蹄
- ⑯ 挑灯看剑
- ⑰ 鹤舞神州
- ⑱ 七道彩虹
- ⑲ 鱼跃鹰飞
- ⑳ 剑气红颜
- ㉑ 雪山飞虹
- ㉒ 凤栖昆仑
- ㉓ 长剑相思
- ㉔ 红线金丸
- ㉕ 潘郎憔悴
- ㉖ 笑解金刀

第一章 茹苦练绝艺，杀敌了恩怨

刀身映照在人面，把那张三分呆滞、七分沉郁的脸，拉得老长老长的——原本就失血的一张白脸，看上去更苍白了。

那汉子一声不哼地端详着手里的一口刀，满头长发，云般的披散着——刀长两尺七寸，遍体如银，其上打磨出一团团的鱼鳞旋光，四指宽的刀面上有一道直贯上下的红色刀槽，那道显目的朱痕，把刀锋一直拉下去，银灿灿，青濛濛，端的是一口上好精钢打制的宝刀——是一把顶能杀人的厉害家伙！

天上飘着雪。

雪花覆盖着那汉子赤膊的上身，散落在他发上、脸上、眉上！用不了多大的工夫，已积了薄薄的一层，白茸茸的，就像披着一袭白色外衣般的潇洒！

面前有一方平滑的大石！

他已经不止一次地磨它了——虽然明知道它已是十分的锋利，仍然更奢求的希望着什么——人的欲望与贪婪，往往在这些小动作上表露无遗！

天空是灰白色的，在漫天的大雪里，人的心也同冰雪一般无情，早已冻结了，倒是那一天的黑老鸦，低飞着不去，总是那么“呱、呱”地叫唤着，让人心烦气躁，又像在显示着什么不祥预兆似的！

那汉子磨磨停停，停停复磨磨，不时地翘首云天，悲戚地笑上一笑，冷峻的面颊，也同天上的雪、掌中的刀，一般的无情，给人以“冷气袭人”的感觉！

他缓缓地站起身子来——

修长的身材，在雪地上留下了长长的一条人影——

刀身如镜，他那么平端着，只需盯着这口刀，环身四侧的一切景物全然在目。

五丈内外，他的刀能砍下一只冻蝇、一片飞叶、一只冲天直起的寒鸦，或者是一头乍出即遁的狡猾狐狸。

刀身显示的正面，是他搭建在山洼子里临时居住的篷舍，那里还拴着他所喜爱的一匹黄骠马，再过去是高山，山上生满了翠屏如障的矮松，却都让白雪积满了。

左面是山外山！

在两座峰头中间眺望出去，对面那座巍峨的大雪山，更显得异常的壮观了——

其实壮观的该是雪岭上耸峙着、高插云天的那所白色石堡——“摘星堡”！

石堡本身固是“美仑美奂”，极尽庭院幽深之美，不在话下，可惊讶的是，什么人能有如此魄力？如此胸襟？如此“走出尘世”的超凡想像力？在这个远离人世的大雪山，从事如此伟大的灵思构想？——这个人可说在气魄上先已超人一等了！

那汉子每一次打量着“摘星堡”时，都会情不自禁的心生此想！

眸子里的光焰，最能反映出内心的思潮！

每当他打量着对面峰岭上的那所石堡时，他那双沉郁如海、深邃如古井的瞳子里，就会泛出一种深悠的遐想，一种说不出的激动。

他也总是能理智的压制了下来！

牲口打着响鼻——除了当空的那群乌鸦以外，这该算是唯一的异声了！

一个衣着全白的少女，蜷曲在雪松地里！

借着松树的掩护，她已经盘在这里很久了。

长长的一蓬秀发，披散在肩上，细长的眉毛之下，那双美丽的大眼睛不停地转动着。

对于那个赤着上身的年轻汉子，她早已不止一次地偷窥了，虽然满脑子的好奇，只是人不犯我，却也没有干涉对方的自由

倒是那匹伊犁名驹黄骠马，深深地吸引着她。

她出身绝非贫贱——这一点可以由她轻拢在发根的那串珠链，以及皓腕上碧绿欲滴的那只翠镯上判断出来，再者她衣着华丽，肤色白嫩……

这些在在都说明了她出身即使不是官宦之门，也定是豪富之家！

只是，她却对眼前的这匹马，兴出了非分的占有之心！

这种打算已经存在她心里很久了，只不过今天她才决定了一下手行窃罢了！

那汉子看来是全不戒备！

他那么大模大样地坐在石头上，把一口打磨得银光白亮的长刀，深深地插在雪地里，两只手不停地掬着地上的雪团，往身上洗擦着。

溶化了的雪，蒸腾起阵阵的白烟！

那汉子开始了每日两次例行雪浴！

白衣少女已经绕到了篷舍左侧方！

她必定是有武功的，只看她手脚间的那分利落，以及雪面上，并没有留下什么显著的痕迹，就可以断定！

她所以要从左侧面绕过来，是因为这一面衍生着一丛矮小的雪松，借着这片松树可以掩饰她的身形！

虽然她并没有看见他施展过什么功夫，可是直觉却使得她有所警惕，她甚至于可以判断出这个年轻汉子必属武林高手之流！

这样的人，能够不与招惹最好！

那匹黄骠马已经发现她了，不时仰伏着长颈，不安宁地打着喷嚏！前蹄频频地在雪地里划动着。

白衣少女的身子开始慢慢地拱起来！

她衣着也同白雪一般的颜色，除了那头披散的秀发以外，全身都是白的，在雪地里极不易被人发现！

她嘴里衔着一口短刀——那是用来割断拴马索子用的，渐渐的，她身子弯曲得越加显著，就像一盘弓似的！

蓦地箭也似射了出去！

马声骤鸣——

白衣少女如同闪电般的身子，已落在了黄骠马的背上，手上的短刀向前一挥，已把系在马口上的皮缰砍为两截！

黄骠马猝惊之下，人立前蹄，唏聿聿长啸着，白衣少女一只手抓着马颈上的鬃毛，双腿力磕马腹，急剧地驱策着，无奈胯下坐骑是一匹不服生人的烈马。

白衣少女虽然说得上骑术高明，奈何马性至烈，一时却也无能为力！

黄骠马猛烈地跳跃颠簸着，蹄下白雪纷飞，人马已在当地丈许之方圆内频频打着转儿！

忽然，那匹黄骠马发出了一声顽劣的嘶鸣，硬生生地把背

上那个白衣少女给摔了出去！

像是一个大雪团似的，白衣少女在雪地里打了个筋斗，翻身跃起，仗着她功夫好，这一下虽没有摔伤了她，却也弄得满身满脸的雪渣子！一时间连羞带怒，把一张清水脸气得通红！

那汉子仍然背着身子！

对于身后这么猛烈火爆的场面，他如同未闻，甚至他连头也不回看一下！

他正在用一块洁白的布巾，细细地拭着身子，随即把散置在大石上的一件鹿皮背心拿起来，慢慢穿上！

白衣少女气得哼了一声，狠狠地看了那长发汉子一眼，她生性要强，想要做的事谁也拦不住！

她咬紧了牙，赌气地再次向着那匹黄骠马身上窜去——

黄骠马长啸着打了个圈子，白衣少女那等快的势子，想不到竟会扑了个空，再次摔倒在雪地里。

她身子第二次爬起来的时候，黄骠马却已绕到了那年轻汉子身侧！

白衣少女呆了一呆！一脸的不高兴！

年轻汉子深邃的目光平视着她，冷冷地道：“开始是偷，现在是抢，一个大姑娘家，你不害臊？”

白衣少女脸上一红，恼羞成怒地道：“我就是抢，这匹马我要定了！”

那汉子长眉一轩，道：“只怕你妄想吧！”

话声方出，白衣少女身子已第三次扑纵过来——这一次她是采取平窜的势子。

短刃咬在嘴里，手脚平伸着，疾若旋风似的，硬向马背上落去！

长发汉子冷叱一声，右手一带马口的嚼环，黄骠马在他熟

练的手法下，长颈一伏，向前一栽。

当空人影一闪，白衣少女一片白雪似地擦着马身子横掠而过，却又扑了个空！

面前是棵一人多高的雪松！

白衣少女身子用力地撞上去，摇起了一天的雪花，她猝然一个转身，右手翻处，却把衔在嘴里的那口短刀掷了出去！

长发汉子左手微起，举手间已把飞来的短刀接在手里！

白衣少女娇叱一声，飞扑过来，右手一沉，照着那汉子前胸就伸，这一手功夫名唤“点金波”，是属于“形意门”不传秘功之一！

长发汉子脸色一惊，身子向后一收，眼看着白衣少女指尖已经触及前胸！

危极一瞬间，他身势侧转如风，“刷”一声，已到了白衣少女身后！就在白衣少女身子还不及转过的当儿，他掌势平吐，似乎只用了三成劲儿！

双掌一托少女后肩，叱了声：“去！”

白衣少女那么灵活的身子，在这人手上却是施展不开，随着那汉子平吐的掌势，足足飞出了一丈以外，“噗”一声坐倒在雪地里！

她身子在雪地里打了个滚儿，一跳而起——

那汉子闪身如电，在白衣少女身形跃起的同时，已快如旋风般地站在她面前！

白衣少女娇叱一声，右手一抖，分开一双春葱玉指，用“二龙夺珠”的势子，照着那汉子双眼就戳！

只是她显然不是那人的对手！

带着浅浅的冷笑，那汉子右手乍翻，“噗”的一声，已扣住了她的手腕！

白衣少女只觉得腕骨间一阵剧痛，总算对方手下留情，随着那汉子再次地平推之势，一声叱道：“去！”

这一次摔得更重，白衣少女再次飞出了丈许以外，整个身子全栽倒在雪地里，足足划出了七八尺才定住了身子！

幸亏地上积雪数尺，否则这般的摔落，却是任何人所当受不起的！

白衣少女痛呼了一声，她身子还来不及爬起来，那汉子已飘身而前，右掌一探，已扣在了她左面“志堂穴”上。

白衣少女身上一阵子发麻，痛得连眼泪都淌了出来，她连番受辱，又羞又气，偏偏对方武功高不可测，自己虽施出了全力，却连对方的身边也偎不上！

平素娇生惯养的身子，一呼百诺的气势，哪受过这般的委屈！真恨不能放声痛哭一声！

只是，当着这个陌生人，她有点害臊，不好意思哭！

那汉子丝毫没有妥协的意思，手劲儿大极了，那只按在她身上的手，真有千斤之力。

白衣少女虽试图着以内功抗衡，无奈那汉子力道大极了，她虽施出了全身力道，却不能移开分毫。

“你这个野人！”

她用力挣扎着道：“放开我！你想干什么？”

长发汉子冷冷地笑着道：“凭你这点能耐，也想跟我动手？”

白衣少女力挣得面色通红，一任她施出了吃奶的力气，却也是无济干事，她回过头想用嘴去咬那汉子的手，头才转过来一半，就被那人一下子按了下来！

“你是哪里来的？”

“我偏不说！”

她大声嚷着：“你放开我，快放开——”

长发汉子鼻子里哼了一声，手上显然地加了几分力道。

几分力道，已很不得了！

白衣少女娇哼了一声，就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似的，一时间连气也透不出。

“说！”

长发汉子沉着声音道：“是不是摘星堡来的？”

“是又怎么样？”

说了一句，她可就忍不住哭了起来，才哭了两声，似又觉出不妥，把脸埋在臂弯里，频频地抽搐不已。

长发汉子呆了呆，脸色沉着道：“一个偷马的女贼，还配哭？”

白衣少女抬起脸，哭得更大声地道：

“我就要哭……哭是我的事，要你管？”

越说越伤心，眼泪成串地坠了下来！

长发汉子冷冷一笑，无可奈何地叹息了一声，遂把压在她背上的一只手，缓缓地收了回来。

白衣少女正在埋头哭泣，忽然中止住声音，慢慢抬起脸来

透过那双流泪的眼睛，她打量着他。

他也在打量着她，过了一会儿，他才冷冷地道：“你很喜欢我这匹马？”

白衣少女脸上带着泪，说不出的讪讪表情，她缓缓地坐起身子来，点点头。

“所以你就偷？”

“我只是想送给我爹！”

那汉子冷冷一笑，道：“好一个孝顺的女儿！是你爹叫你来的？”

“不是——”

少女脸上带着说不出的羞涩：“过几天是我爹七十大寿——”

那汉子脸色一惊——

白衣少女显然不曾注意，继续道：“他老人家一直盼望着能有一匹好马……”

长发汉子哼了一声道：“你姓沈？”

白衣少女斜看着他，点点头，有点不大好意思的样子。

那汉子忽然一呆，冷冷地道：“摘星老人沈海月是你的什么人？”

白衣少女微微一怔，也许他听惯了人们对她父亲的奉承，像这样直呼名号的人尚不多见。

她呐呐道：“是我父亲！”

顿了一下，她又问道：“你认识我父亲？”

那汉子忽然一笑道：“令尊大名，天下同钦，只是久仰而已！”

说时他抱了一下拳，只是那张脸看上去却更冷了。

白衣少女两只手把沾在身上的雪拂了拂，微微一笑道：“这么说你是愿意把这匹马让给我？”

“我没有这么说！”

“我可以出钱买！”

她往前走了几步，认真地道：“随便你要多少钱！”

那汉子冷冷地一笑，走过去在大石上坐了下来！

白衣少女跟过去，她好似把刚才打架的事情忘了，那双剪水瞳子，含着笑靥地瞧着他。

“你怎么不说话？”

“没有什么好说的！”

那汉子苦笑了一下道：“还没有请教你叫什么名字？”

“沈雁容！”

她有点不耐，用小蛮靴踢了一下雪，道：“怎么样嘛！你说个价儿吧！只要不太过分，我都会答应的！”

“好吧，你既然这么说，就给一万两银子吧！”

沈雁容一怔，挑着眉毛道：“多少？”

长发汉子竖起一根手指，道：“一万两！”

话方出口，沈雁容已一阵风似的扑了过来，伸手朝着长发汉子脸上就打！

却不意那长发汉子只一抬胳膊，再次叼住了她的手腕子，沈雁容尖声叱道：“放手——”

她腰肢一拧，忽然飞起右脚，向着长发汉子脸上踢去。

这一手仍然是占不了上风！

长发汉子身子真像蛇般的滑溜，身法也是特别的怪，只是在沈雁容足尖掌影里不停地扭转着。

尤其难能的是，他身子始终不离开足下那块大石，沈雁容尽管是拳脚如风如雨，却只是由他身边脸前擦过，休想伤及他一丝一毫！

他仍然紧紧地扣抓住她的手腕子！

沈雁容着着失利之下，真是说不出羞愧、懊恼，她连声地娇叱着，施出了浑身解数，只是一样，仍然占不了丝毫上风，甚至于她连那只被对方紧抓住的手，也挣脱不开！

两个人刹那间纠缠在一块，看上去只是频频打着圈子，又相持了一段时间，沈雁容终于不支地跌倒在石上，她实在是累极了，只顾得频频娇喘，却连说话的力量也没有！

长发汉子从容打量着她，面不红，气不喘，冷冷地道：“怎么不打了？”

沈雁容喘息着道：“我打不过你……你也别太神气……”

长发汉子不愠不怒地道：“沈姑娘，你在我面前使出大小姐

的性子，可就大错特错了，我可不吃你这一套！”

沈雁容频频冷笑着，眼泪在眸子里打转！

她呐呐地说道：“你……你要怎么样嘛……”

她的气焰由神态上看，显然弱多了！

那汉子冷冷道：“我对你已是特别留情，希望你心里有数，下一次再要落在我手里，可就休怪我掌下无情！”

话声一顿，他那只力抓着她的右手，霍地向外一翻，沈雁容猝然为他所加诸的这大力道，足足摔起了两丈来高，所幸她轻功不弱，在空中施了一手“细腻巧翻云”的身法，翩翩而坠

伫立在雪地里，她想越气——活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碰见这样对自己的人，偏偏是说理说不过，打又打不过——被人家当面这么奚落，可真不是个滋味。

女孩子家面嫩，可就禁不住悲从中来，眼泪像两条小蛇似地夺眶直出！

那汉子却正眼也不看她一眼，背过身子去在理他的黄骠马！

沈雁容紧紧咬着唇儿，就像是要咬出血来！

双方默默地对峙着！

汉子由雪地里拔起刀，牵马自去——

沈雁容上前一步叫道：“站住！”

长发汉子冷冷一笑，缓缓回过身来！

沈雁容含着泪，悲声嗔道：“打了人，一点事没有的就想走了？你别想！”

那汉子一手顺着黄骠马的马鬃，并不答理她。

沈雁容用袖子擦了一下眼泪，恨恨道：“就算是野人，你也该有个名字吧！你叫什么来着？”

长发汉子已翻身上了马！

那么烈性子的马，想不到在他手里，驯服得就像小羔羊一般！

马蹄子践踏在雪地里，发出一种“噗落——噗落——”的声音，人马一直来到了沈雁容跟前！

“沈姑娘！”

那汉子目光湛湛地注视着她道：“我对你已是再三容忍……何苦自讨无趣——”

沈雁容大声道：“我不领情……你凭什么要容忍我？你不会不忍么？打了人就想算了，没这么好……”

长发汉子忽然呆了一呆，沉郁的脸上带出了一片笑容，拉开的唇角，现出了编排整洁的牙齿，一颗颗地闪着润洁的光泽！同雪般的白，也同雪般的冷，沈雁容还是第一次看见他笑，觉得他笑得很美，较之先前，简直判若两人，一时不由得呆住了——

“你不知道么？”

他轻轻地说着，一面策过马头，道：“因为你是我生平所见，第二个美的女孩子——”

马蹄如飞，驮着他伟岸的身躯，一径地向着岭下去了。

沈雁容不知怎么的脸又红了，望着他逐渐消逝的背影，她那张可人的脸上，绽出了难以形容的一丝笑靥——

她只笑了一下，就又收敛了。

“第二个……”

她脑里情不自禁地想着这句话，怪不是味儿的回身自去！

大雪初停，寒风却是无止无休！

几团车轮般大小的干草球，被风刮得在雪原上打着滚儿，巨风把积在松枝上的雪吹下来，四下狂飞着，偶尔碰在人脸上，像

针扎一般的疼痛。

那汉子跨在黄骠马上，在这里已经伫立很久了。

由此而前，是一望无际的大雪原，白色是雪，灰色是天，天地之间独独描出了一道暗褐色的分界线，虽极目力，亦不能见其边际！

身后，却是迂回在千百棵松树之间的山路，马勉强可以行走——

这条山路一直上去，最终的目的地可达山巅，山巅唯一的建筑物也就是那座石城——摘星堡。

说得明白一点，那就是凡是欲往摘星堡的人，或者是摘星堡下来的人，除非是有意回避，否则这里是必经的一条道路。

那汉子可能是在等什么人吧！

风声如哨，尖锐的风把他头上的长发一缕缕地飘起来，衬着他伟岸的身材，赤裸的双臂，那神态很像驰骋边地的一个野人，只是野人没有他那么白，那么苍白不见血色的脸是很少见到的。

这么冷的天，他只穿着一袭鹿皮背心，过于结实的身子，看上去几乎要把背心炸开来，只是那种苍白与他的野性，多么的不调和。

“雪花刀”紧插在背后，刀柄部分看上去较一般的刀要长出一倍，尤其是系在刀环内的那块红绸子刀衣，被风吹得猎猎作响——

这样的天，这样的人！这般的景象！勾划出一种莫可名状的惆怅！一种说不出的凄哀！

疾风飕飕，马鬃与人发齐舞！

在黄骠马的一声悲壮长嘶声中，地平线上现出了一个黑点——那汉子在黑点初现的当儿，一双尖锐的眸子，已经深深地